兩朝從信錄

兩朝從信錄卷之十

秀水　沈國元述

壬戌 天啓二年

正月乙巳、初一日午時、

上御皇極門、受賀在京文武官員及天下進表朝覲官等、

各具朝服、齊赴行禮、

禮部先一日具禮儀、凡在外二品官列于在京三品官之後、三品官列于四品官之後、在京文武百官、在外布按二司方面等官、俱赴金水橋北、所有運司知府以下、俱赴金水橋南候、

皇上服弁升座、內外大小臣工行慶賀禮、錦衣衛鳴鞭、鳴贊贊排班、班齊、鞠躬、四拜、興、平身、鳴贊贊跪、鴻臚寺堂上官過中、跪致詞畢、起奏禮畢、鳴贊贊禮畢、錦衣衛鳴鞭、

罵與百官退、

考察天下諸司

起葉茂才太僕寺添註少卿

贈舊輔余有丁太傅廕一子中書

遼東巡撫王化貞謹述始末疏曰、臣資望淺薄、待罪巖疆、

過蒙

聖恩、淩躐非望、受命感激、誓以死報、憤茲小醜、必欲滅此

而后朝食、又見幾圍空虛、四海騷動、懼有他虞、爲

國家憂、而奴猜忌淫虐、有必潰之理、左膽右顧、有可乘之

機、河東之民、倒懸望解、甚於水火、吊民伐罪、時不可失、此

猶名思義凡人臣當知是

臣區區主戰之愚見也十月以前車騎甲仗未能湊手臣自不敢輕動今中外協力百事稍備兵亦足用又水堅可渡飄忽往來進退如意水解之后則難圖也東人絕望胥何爲夾幸而成功誰與吾守且奴將各處屯民盡驅出塞非所赶耀州等處男婦計二十餘萬戶北行因聞鎮江之事暫寄海州城外男子不許挾貲婦人不許纏腳凍餓而死者日相枕藉嗟嗟此兆非

皇上之赤子乎

皇上命臣爲巡撫今遼人塗炭至此又何撫之爲也東望貴敵彷徨中夜一月之前回鄉屢報毛文龍兵至鎮江奴

發兵東往臣不敢信屢遣人偵之所報畧同臣恩文龍前具稟云氷結之後奴必狂逞當約寬數之人共舉幸勿拘寒暑不興師之說今果有此報勢不得坐視不應傷忠臣心因謀取海州以應鎮之吉以書商之經臣經臣報書亦謂虔誠揲蓍得豫之震甚吉亦使人有見獵生喜之意因問臣進兵方畧一一具對于初二日臣至鎮武客行部畧次日監軍道高出胡嘉棟皆至嘉棟謂臣曰此時寒甚文龍或無如奴何奴亦無如文龍何奴兵雖東出恐其中有詐宜勿動再偵之臣服其老成長慮因論其稟經臣且無來該道亦同城撫兵部秉忠久病小愈未能上馬臣見其

昔人有云將在軍君

羸弱惘之亦令回城調理時南路將領亦來會臣一一授以方畧以師期未定令各回信地以須后命臣獨與高出馳赴西平與憩共劉渠兵議謂卽不能大舉亦襲殺牛庄之虜以奪賊氣以撤鎭江之師初五日接經臣書謂襲人者出其不意故能得志度賊此時准備已久未可以輕騎襲也大做之法必三方齊備然后可等語經臣意在持重自是遠慮臣自不得不從之會薄暮偵者至海州有部夷七八千人皆無馬初一日選三千東去搒挺徙行强半單棍其精騎三千皆駐牛庄臣詢之甚確因喜曰牛庄近易襲所畏者海州來援耳今海州步夷不能來若以輕騎間

命有所不受此有州于閫外之可也上撫僨探賊真算有已定況情狀仍在隨常惟我調度奈何鈇進總退只是主見不定皆算不透耳行師全以秘而斷取豫如此遲徊制肘兵機虛浅式難成功

道伏海州道中、以計誘牛庄之兵、使赴海州、吾潛兵躡之、中道伏起、前后夾攻、可大殲也、奴氣必奪、鎮江之旅必撤矣、問諸將誰敢往、有二號將願往、請兵二千、不勝、願甘軍令、臣因傳明早西還、卻暗召金礪等于鎮武、使以萬人往、監軍高出同撫兵劉渠命、臣旗鼓官傳稟曰、適細詢偵者及回鄉散輩、備悉彼中情形、幸先返、即當具稟經臺、仍議進取、不然、是文龍獨爲男子、而吾輩爲婦人也、正具稟間、而經臣遣本房蒼頭佐持諭帖、責該道之依違、有腐辭、復下檄于撫、旗有危語、咨書及臣、反覆詳難、恐挑釁速禍、臣不覺憮然、鎮道亦來勸、臣且回、臣嘆息謂鎮道曰、奴既東

頗必不能來犒眼兵泮可幸無罪此吾輩安息之時也今日之事真爲蛇反顧不能恐文龍與聚義之衆心灰意解矣卽日西還至盤山道中復接經臣書咨內有台駕歸矣何以進何以退其于人必有詞也而恐其以僕爲詞也自承乏以來爲樞部臺有所推敲日來更甚作已難矣而何可更爲人詞也等語臣答之曰昨日之事台臺旣以吉筮報又親督車騎而爲貞后勁所不感台臺同心之雅者非夫矣旣至鎮武胡道始有賊匿情以誘我之疑不可輕進高道亦謂士兵且至待其來可以萬全天氣甚寒少俟數日當和也因諭道稟台臺且無來而貞至西平一看北至

西平奉台檄決意西歸、而仍欲以鋒營襲牛庄者、蓋牛庄精騎三千、奴恃為當關虎豹、設法誘而殺之、奴中必震、可以舒文龍之禍、而高道以台檄語意稍峻、懼而勸止、貞是以廻台臺意主慎重、道在和成、貞堂以是為懟、封疆大計、往覆商量、貞嘗以之望鎮道、況台臺乎、議論不同、貞自不敢輕進、非爲台臺阻也、今早見高道述道路之詞、以爲高歸係土兵耳、披邸報見閣臣疏有經撫之可慮、者不在地勢之隔、而在意見之不同、外既分水火之形、内又分左右之袒、此遼左深憂也、念吾輩同荷封疆之重、使廷臣以爲憂、心亦何安、貞惕欲彌縫之、望台臺口角間稍斟酌、貞必

不敢以不進之故語之台臺也而高監軍亦遣人致稟曰偵經臺答職一札及錄覆咨報書二稿見小札中諄諄言其書咨直是恐以阻進藉口實爲萬不得巳之情蓋在地方可以不必求明而在裏科道不敢不求明也職愚千懇萬懇惟望台臺相忘無言直以未有此番舉動者雖惡聲可以無反於台臺何損益見台臺之大耳等語貞以此不敢問人一言亦幾望上兵至天氣漸和尚及冰之未解也而不意經臣有兵息常玩屢報見虛之疏謂職之進及今五次而職不知誰爲此言以誤經臣經臣遂信之也　臣　六月中迭三岔河勞師一次道將無一從者八月中會同高監

軍赴柳河一次、九月中赴西平閱邊工一次、十月中登勘河上氷墻一次、皆以二百人自隨、此豈進兵者之所爲乎、經臣曾以避難之百姓爲 臣 進兵所過河進兵五次、而百姓之逃者一次乎、令職賞欲進、各備煤炒行裝、而從者皆褁餅餌以行、實不虞及河而止、進爲見可、止以知難、此亦何傷、不意經臣之汲汲自明、而乃以爲職罪也、謂兵嘗玩而無成、又謂賊窺破伎倆、夫自有奴事以來三餘年矣、我之伎倆、爲賊所窺者、豈待今日、賊小入小利、大入大利、而我并不以一矢相加遺、亦可不謂不玩矣、咸安在耶、經臣謂職快快而歸、實有之、若謂鎮道力持不可、則誣鎮道甚

矣至謂南路軍兵饑凍頗須有怨言臣敢謂無但衆半係單衲甚寒拳曲然遠至鎮江不敢怨今南路兵至鎮武不過五十里即有怨言養兵何用給之皮襖欲何爲乎經臣止知將士之畏戰而怨不知其因不戰而怨者聲更多也經臣謂前疏拿定主意之言皆言下藥臣必欲滅賊正是拿定主意至進止機宜變于俄頃何可預執若必欲遵一定之論守不易之局則必兵至三十萬三方並進恐無復滅賊之期矣經臣謂臣屢進屢退爲見戲爲見虛夫奴不嘗屢進屢退乎乃一進則不可禦豈奴之見戲爲見實而取之見戲獨見虛耶經臣謂今日實不能進或謂臣之

不堪與進耳若謂奴不可當我兵不可用、臣不敢以爲然、
經臣憂賊窺破而欲來、夫前此奴固未嘗來矣、今終日言
戰而奴反不來則知奴或別有所窺不在我之變進屢退
也、臣嘗語經臣曰譬之奕然公固國手、而使愚者當局、宜
不能如公意、今進旣不能退又不可徒使臣踟躕而不敢
一下手、臣滋苦矣、臣今與
陛下約、臣在國家如雙鳧乘鴈、何足有無、臣願請兵六萬
令願以六萬進戰一舉蕩平、臣不敢貪天功但願從征將
士厚加叙賚遼民、
賜復十年、海內除去加餉、而臣歸老山林、爲太平逸民、于

縱足矣即有不稱亦必殺傷相當奴不復振保不爲河西
憂也稍需時日經臣以三路蹙之滅奴必矣臣又願與經
臣約怒蛙可式無摧戰士之氣勞辛可念無灰任事之心
但過河之后將士有不能破奴而逃回者盡殺之其軍前
機宜許臣便宜從事若一切指揮又責將士待報而後行
則無幸矣奴之破城皆以前蘆先登守者即紛然逃散其
臨陣以木夾前驅將士望而奔潰此
中國之羞也我實未與奴戰而言奴不可與戰是惑也無
論封疆利害即臣螻蟻之生亦知愛惜肯輕試不測之淵
伏乞

聖主優懷 請廣制額 在廷皆能 言要使賢 典困真才 而難重士 而求新進 所以尤思

皇上勅下兵部覆議如以臣言爲不可行願罷臣或倂去今官仍舊以道臣管事軍旅之事專責經臣庶得一意圖賊不至爲臣所撓亂也

經略熊廷弼亦上言撫臣自許六萬進戰一舉蕩平懇乞聖明亟如撫臣約乘氷急進免使兵因不戰而怨併亟罷臣以正摧戰士之氣灰任事之心之罪

禮科都給事惠世揚請廣制額疏曰竊惟在昔虞舜卽位首闢四門故旁搜俊乂畢充爲聖主第一善政我國家創制立法雖三途並用大抵尤歸重南宮一選二百

年來經文緯武之臣十九由此途出上既視此典甚重而
士亦翕然望之爲重即絕倫之才終以不得身與斯選爲
恨而天生賢杰亦非此進士一科所能盡取是以每科北
諸士就試期迫禮臣必循故事請增其制今
皇上龍飛聖主覃恩誕布靡人不沾豈其于計偕多士而
反靳之當此虞門初闢必有一番非常之收以昭
聖主廣被之澤矧于鄉舉已荷
皇上弘恩各增其額有差夫鄉舉既加于往例勢亦不能
不廣制科以登進之有項禮臣自宜執
新恩浩蕩額外乞恩按

皇祖近年如癸丑丙辰巳未制額俱定于三百五十人其在今日鄉舉之濫數自合疏通推
新主之覃恩斷當破格增額而進至四百餘人諒聖明必無難色願臣等備員禮垣例得與聞切思進賢
大典且謂推恩而用何如因才而用與其下先爲設不如
上先爲施從來泰運何常但有人事以導迎之則氣化若自欝而漸開而天下蒸蒸盛治臣等考宋太平興國之際魁星燦燦多士彙征惟時入彀者至五百餘人其初亦不過欲廣登庸跨越近何當逢摘夫天地將交而拔茅茹以其彙曰是貞吉之象寔之二一榜米稱得人有如呂蒙正張齊

賢等英才輩出相與內調玄化外靖胡氛而一時治化寖
流遂亘絕近古
皇上寶籙初登治機方敵遡此多士鼓翅之時四綱羅之
不使宋之太宗專美于前定以五百名之制暫行一科以
覩雲龍之會以逆治平之來安知無命世之才遘會乘機
匡時翼運群賢出隱克成治徵
新天子向明而治一代芳規此爲最上斷而行之惟
皇上之所命之若猶是狃方泥格躊躇于氣運之轉未必
由人賢才之生難盈此數亦須于近額三百五十名之外
大增其數決非僅僅再加四五十名便足厭群情而應景

運、

聖意斟酌、固自飽滿、更宜早渙

明綸、使深山窮谷、莫不知

新主臨軒、大張羅網、以蒐群英、風聲所播、賢哲競奮、舉多

年約結之氣、一旦發舒、野無遺伏之嘆、國迎滋至之休、勿

或

傳宣後時、再至乞請之章屢

上乃始俞疏報可、何求何應、

懿旨未宣、徒令薄海內外、謂今

上聖恩即至、胥吏厨竈之賤、猶然下究、故是科殿閣選士、

變才之極思

計士爲重

亦得推廣此意概沐洪波夫此思皇多士

聖主所倚爲王國之禎者乃亦勉引施恩之例以求假推

恩之名而進士方悅首希榮而兩闈之英華不能自盡千

載太交之期祇以哆一時之豢芻而

上無定命下有倖心真才因而短氣

盛典爲之不光斯亦臣等不能先事開陳者之過用是早

計披誠仰求

聖明裁察速勅該部覆議定奪至于賢路宏開濫觴爲虛

則夫今次科場簾之內與外規制又新隄防更密容臣等

酌昔準今另議條

上斷不敢苟且疏畧負此目辰貽前之羞滋日後之悔矣

遼撫王化貞揭明用虜之故

揭云職閱邸報見吳北陽夏蒲山二老道長各有疏言遼事大意在愼重不宜輕戰憂深慮遠可謂蓋哲之揆思也成之石畫也負不佞敢不佩服人言西虜助兵費許多要結許多金幣其后谿壑難填要挾愈甚恐無藝有過于奴酋又謂昔以南部攻北部而唐竟滅之于南部宋以女直滅契丹而宋竟滅于女直二代用夷履鑒不遠無異引虎以自衛況陽向陰背假奴酋以窺利未可知日前費賞百萬如投無當之管等語職讀之不勝懍懍除進戰一節貞蓋以爲言不過託彼已情形言之耳上有臨箋下有會議職自不敢獨行其意而用虜一着實起于我衆不服罪方遼瀋之陷西虜乘機搶掠涉須商乎寧氏遼敗人心洶懼職且遣使謂之日吾且西從不與爾絕炒花聞之則遣使要我無西向許約數答謂花之役屢欲不服今一旦輸情故乘機羈縻如賞銀三千六百餘兩而定

虜亦有忠義

得情

照以去人始有固志虎墩兎憨遣其貴人桑阿思寒等來詢我因言其殺奴款血爲誓其時正欲借其聲援因而賞銀一千兩爲乾親之費受約而去抄花開之亦幸其五大營來言助兵亦領乾糧銀一萬兩留哎騎爲我哨探要有斬獲當時許大老皆言得虜不合于奴雖重賞不惜勇應之日審時度勢不得不出于此貞以身任此杆日後彈文少此一條不得此用虜始未亦因其勢而川之無貴許多要緞然八大營領去銀萬兩小歹青領銀二千抄花五大營領銀一萬抄花等增新賞四千餘兩蓊以終前歲加憨賞之何分外支實往來犒享及賞有功之支不過數下通計三萬餘兩一一皆有稽記亦無敢輕百萬于無當之管想告者過也想之用虜原非得巳黄混達一帶迯隔境外非我兵所能守而抄花之部落在焉我不用則爲奴所用職跪曾云憨遠而難恃可係其不合于奴抄發而貪利令與之約可保其不爲奴用也蓋奴入迯陽皆遣而虜于卜思亥借助奴兵三千殺傷數百故索備耳非抄花也憨爲虜亦忿奴之不共欲滅奴之心殊鋭丁吾救先迯使來言其視奴如以山壓卵非所畏若謂持兩情及不利于我則樂遼藩之所介馬而馳何畏于我尤俟吾與奴術許然后就中取利耶惟是謂

吳公一疏肯為安頓於千處分置此不防亦別無生策矣

堂堂天朝，方欲鞭撻四夷，不宜借力于虜，則恥聞命矣。除杪花駐養善木去邊可二百里，其北憨部夷先到五千，后到一萬，尚有二萬將到。其憨拳大部，值雪未至，此特謝絕尤未為進，彼一時也，虜不得不用，此一時也，虜可以不用。但奴之防，我止以精騎三千駐牛莊，其駐海州者，昏夷部也，乃黃泥窪邦用精騎入千，以此知即不用虜，不可無此虛聲也。謹揭

起孫居相光祿寺添注少卿

廕戚太保繼光子錦衣衛指揮使世襲

享太廟遣官朱純臣吳汝徵分獻

吏部司務孫學詩上書輔臣請免西蜀加派

給事中侯震暘奏曰，竊惟邉事之壞，向不敢一糸末議，戒勞撓也。今事急矣，經臣撫臣意見乖張，各已明告君父，奉

旨會議處分實着乃紛紛尚主調停欲兩存之其敗立見

臣亦有心能茹茹而不吐乎然臣會議之日猶謂兩臣公案

當就兩奏疏折之一主戰一主守一主任一主推任者業

以身許遼雖成敗之數未能逆覩無可詰問也惟是經臣

去留關係匪細謂宜

特旨傳諭專閫經臣毋以必難供之兵餉强責中朝止將

現在十二三萬認真訓練進止遲速惟其所裁不從中制

能終始全局不負

國恩遂撤去撫臣一以付之如其不然則自回話以聽議

處收拾殘局專任撫臣此旺立議之大端也此時尚不知

樞臣張鶴鳴與科臣甄淑劉弘化竝有相駁疏語頗多激烈噫鶴鳴以議經臣之人亦復效經臣意氣乎古來真正豪傑能定大難成大功者諒不出此既有此番饒舌度其覆疏決不能明白處分一了百當再覆再議決于何時又見部臣徐大化疏論廷弼要多激烈廷弼見之決不肯再留關外即詰問不亦能待

請直陳安頓之法以祈

皇上之立斷撫臣王化貞之不可更也謂其得遼士心而用虜一着雖不可恃亦不可廢也或矯爲去撫以就經者此非真實語也然能保進戰者之必勝乎既不能保能聽

經臣擅自解免乎故宜留置近地以防意外其平日威望
猶足以懾奴志而牽李永芳議者因欲移之關上與化貞
畫地而任臣又斷以爲不可兵家呼吸相通旣知其不可
合也而分又安與其旣分也而合力以濟若左右手乎此
難爲居外者任戰也臣謂宜移廷弼于寗雲出本兵爲經
畧而行邊之舊樞仍選揀部鶴鳴威望素孚慷慨自命與
其聽閫外之紛紜寧敗同罪何如挺身報
國作旃嘗不朽計此一說也如本兵未可輕出或遂以經
畧之任授化貞另擇一深沉有謀畧者代化貞爲巡撫以
資后勁此又一說也再不然直移廷弼于登萊以終其三

罪陶撫王分化貞當之論

方布置之局與化貞水陸並峙各效忠猷各盡伎倆合而分分而又未嘗不合此又一策也若登撫陶朗先勒令解任以聽事平議處臣謂經撫不和大半出登撫之誤經臣三方布置雖津門稍覺紆廻登萊去遼一晝夜可達出奇兵以殺四衛聯絡朝鮮以助聲援未嘗非是而朗先欲居首功迎合意旨自誇變尾爲首四路進兵横絶海州分據老寨剿滅可期然後嘶手不意毛文龍之舉竟亂成算再難下手夫果有成算豈其不容告廣撫併無輕動乎是不可解嗟乎龍小小一捷因自稱奇何足深忌乃偏信反覆之王紹勳不爲救而故爲推抑人心不平全在于此且謂廣

須要從内
洗手

寧徒望洋耳、不能進一步、斯亦失奇正之術矣、今鑒朗先述紹勳并查渠之垣何在、取其所齎二十萬金及紹勛所統兵厚資文龍、勑爲帥、以聯絡島嶼間狡黠之壯士、渙散之人情、自統遊兵一枝、出沒變化、不受束縛、亦一奇也、處分既定、若更有推諉、更作咆哮、主雖冲幼、祖宗之德澤猶新、紀綱具在、一人有命、三尺無私、勿謂尚方劍専用之邊臣也、今日之事、非内外臣工改換面目洗滌肺腸、盡去格套、另做一番、而

廟堂之上非以法從事決不能有濟又時不可待及今修
救亦云晚矣故敢直陳胸臆如此惟
聖明立賜裁決施行毋再諉部議東師幸甚
宗社幸甚
兵部奉
旨會議先該本部
題爲遼事日危辨言日亂並陳會議根因懇乞
聖鑒以定國是以保危疆事天啟二年正月初一日奉
聖旨這會議事情知道了不必深辨其經略官言會議未
盡群情爾部還再同大小九卿科道官作速確議歸一來

說不得仍前含糊塞責欽此又該本部題爲夷情叵覘情
形
朝使不宜輕遣仰祈
聖明詳擇以尊
國體以定人心事奉
聖旨東事緊急應差官着併議來說欽此該臣先期發单
遍集諸臣各書一单公同商確至初四日在于中府齊集
大小九卿科道官各有議单臣細閱之議主貴成二臣同
以
嚴旨戒諭俾其戮力遼事功罪一體者張問達等三十四

人也、罷經畧、還劍帶、另推經畧者王紀也、專用遼撫、賜劍許以便宜行事者、周如盤也、專責任經畧、人臣不當不和者、黃克纘周道登李宗延許維新馬逢皋也、不許經畧脫卸、應削奪職級待罪、以少抑其跋扈不臣之氣者、張鳳翔董應舉也、責成二臣分任其事者、史䛐周希令等十人也、撤回經畧、廣寧巡撫并經畧者、王永光也、令各自任者、何士晉孫杰汪慶佰也、專責撫臣任戰者太常林學曾等八人也、經臣別用、或移薊鎮、或召還京、或任山海者、兵科蔡思充徐景濂吳應琦江日彩等九人也、經撫撤去其一者、侯震暘也、三議調停者、王遠宜游汝禎也、專責本兵

出代經畧者惡世揚周朝瑞二人也登萊廣寧二撫先鎮
者徐揚先也必不得已而去其一須先撫臣必不可輕去
經畧經畧亦不可藉口不和而委卸者李精白也諸臣之
單萬耳萬目共見共聞經撫之是非不辨已自明者矣而
皇上必欲責成部議歸一臣等豈敢復以責成之說含糊
不淺自取罪戾切照經撫不和必悞邊事人人知之臣部
求所以和解之者曲盡而亦屢窮至重以
明旨之責成而其不和乃益甚據經臣所形諸章奏者其
意必不能與撫臣共事矣移閣臣書言嚴君不能攝慈父
不能強倘差官宣諭而仍不聽不亦褻

君命而悞封疆乎臣等再四商確經撫既不相容勢必重任其一然早決而專任即未必萬全十分之中尤望四五倘不決而兩存則萬無一幸耳夫以畢避尊今日之事倘令撫臣退步當聽經臣之所爲然議者必以爲撫臣一撤毛文龍必不用命廣寧士兵必潰西虜必解體而去合無因撫臣之自請便宜行事而特
賜上方劍加卿二職銜廣寧之事一以委之若經臣威望素著受
國殊恩豈可遽聽優游不以畢其圖報之志是在
廟堂斟酌推用而非臣部所敢擅擬也而王紀張鳳翔董

應寮王舜鼎姚思仁蔡思充朱童蒙蕭基楊維新李遇知侯震暘吳應琦王大年江日彩徐景濂皆主此說其餘議雖小異、無妨大同、事關軍國、原非獨見之可持、言發盈廷、並有二端之可執、善均從衆、採以

上聞、仰邀

明旨歸一之說、不敢含糊塞責者如此、抑臣有慨于任事之難也、舉

國俱不言之同心、而不敢輕決、祗爲

封疆之關係重。成敗之料億難、事后追咎、殷鑒不遠耳。使臣子而各覦自家之利害。

國事何賴焉。為

國而使臣子有不容不盡之利害。于

國何利焉。事係安危。只得各以其見決之。幸而中。不敢居功。即不中。亦宜稍寬其罪。庶遇大事。尤有人肯任耳。成敗利鈍。諸葛亮且不能逆覩。而可厚望于今之人也。更祈

皇上軫念軍大計。剖決實難。

明諭在廷諸臣省議論責成功以為人臣任事者之勸。謹

將告文且揭進呈。其諸臣議單俟寫完日另呈

御覽。伏乞

皇上大奮乾斷。則封疆幸甚。宗社幸甚。

遼東監軍道御史方震孺以遼局不易結遼局不容不結敬陳籌遼五要疏曰舊年除夜臣往河上犒軍在西度歲至一鼓時喊聲振動臣以為賊兵且至急召游擊黑雲鶴問狀雲鶴云無他乃軍士哭聲耳河東之民望河東而悲關西之軍望關西而號土著之民經年苦兵之騷擾想望太平而渺渺頻年之征戰孤兒寡婦燒紙錢而呼天叫地也臣不覺傷感倍嘗撫膺几絕既而思之東事一日未平此哭一日未了又思自臣入遼以來每撫臣相晤但愁用兵既久海內供億不來故汲汲為思乘時以結局而一時兵馬不得湊手又日夕恐奴之來而思所以亂之疑之以故

凡事皆有草創之意蓋時勢不得不爾也轉眼冰泮奴未必來我決于往我決往而必勝之具不可不精而且備且圖省事而可久者亦時勢不得不爾也董謬陳五要 一曰用短不如用長 一曰用雜不如用精 一曰用多不如用少 一曰用棼不如用傳 一曰用舊不如用新何謂用長奴長弓矢我長火器昔者遼陽火器如山盡以資敵此用者之不善非器之不善也而遼將遼兵遂言火器不得力不如短棍腰刀之便今車營火器僅杜學伸一營其餘火器攏列城堞可以為守不可以攻也遼將既不知火器為何物矣西將習火器者大將獨李秉誠偏將獨談

克從舋之由一二人夫以火器如此之多而習者如此之少。自舍其長以趨短豈有幸乎則九邊畿輔宜急選精通火器者三五十人為教師使人人皆火工人人皆火技而別項器械止以備追勦之用方為完策所謂用短不如用長者此也何謂用精莫者意主防奴故象人塗馬皆可站城令一心進勦非精悍之卒豈能濟事則無用之兵量為人以營衛輜重足矣其餘當盡汰之然汰有汰法各將先為汰各道次為汰而臣與撫臣而為驗看真老弱者面上用印關臣驗印放人庶精銳者不得冒替以去則有一兵得一兵之用而汰一人可省一人之餉

且不至集一羊以厭群虎之氣所謂用衆不如用精者此也何謂用少除主兵外客兵僅八萬九千有奇而自揔兵以至千把總多至一千五百八十三員矣祇緣河東新失人畏途如虎不得不以一官名招徠之原非得已然一官有一官糜糧一官又有一官役糜從糧之糜費且不必言而役從則鎮守二百餘人參游亦數十人次至數十人而止則有官千五百人而萬五千人之軍有名無實矣非道臣胡嘉棟申文言官有額數軍有額名必按軍法而后軍志踈一指視不亂深得行軍之法此其意正與臣合即撫臣亦深以爲然今冗官宜盡數汰去而擇其可器使者在

撫臣轅門候缺委用不得干預兵事應將令畫一而餉需清餉者猶屬第一義也此所謂用多不如用少者此也何謂用專夫兵之當精練也

廟堂責成甚嚴臣等豈不知之然臣與撫臣不過一心一手耳而又東走西奔眼看手畫若逐人逐器終日簡閱恐心力有限而窮此監軍道之責也昨撫臣議定以道臣高出統北路胡嘉棟統南路牛象乾統中路三道各隸一大將將各統軍三萬人甚爲吃緊之着則三道臣自分派后宜老實各練一軍而併精核錢糧之冐破異時某一軍得捷則其監軍有不次之賞不則罰無赦而各軍有冐破之

多監道猶鼠同眠者、臣之曰薊首道臣而次及於將領如是則何兵不精而何餉能濫所謂用勞不如用專者此也何謂用新邊道之使過而寬其前愆也因其歷練既久駕輕而就熟耳、比見近時光景諸臣當摧折殘敗之餘即强打精神終不煥發而將士又持彈章而抑扐之威令不行軍法所深忌切忌天下甚大豈無邊才而用人者亦須用其鼓舞方新之氣然后可以建功立業又思古之成功者不但有才亦要有福若夫敗軍之將不可言勇志高數奇昔賢所悲由是而推之將卒亦然蒼鳥敗不復鬬而乳犢不畏虎則用舊不如用新者此也臣所言、皆平平無奇、

救時藥石此其為參

而數四諦思至奇者舉無以易此外或有用奇用敵用間用諜臣亦嘗間一試之而卒不得其人用又不敢信其為我用蓋有五要而后不得其用不敢信其為我用者一一皆真實有用矣譬之醫然臣庸醫也然日在藥室中亦精窺一二藥性臣再為處方方未必驗而所言曰參耆補苓蓮寒薑桂熱雖有盧扁不得不為然也此臣之所謂平平無奇而奇者卒無以易也伏乞

勑下部復以備經撫採擇奉

聖旨這所奏切實可行該部作速議復

河南道周邦基內修議曰竊惟敵國外患每不足為人國

憂而惟是內地動搖人情偷薄其可慮殆甚焉者矣茲者奴氛未平薊酋卒起戍士興嗟乎采薇勞民致慨于萇弦此乾坤何等時為今之計再無可誑調之兵矣而東征西討其能已乎則衛軍之蠲額當清查也再無可加派之民矣而呼庚呼癸將何支乎則軍餉之虛冒當覈核也至于廟堂之上救時之藥如省議論專責成去私植定國是肅官常嚴進取而已夫巧言如簧而築室無成若之何以休明之

朝為聚訟之世也一人唱之又一人和之遂成市虎此一番辨駁彼又一番挑激竟成口鬬使一人之身而甲可乙

否則進退何憑一官之設而朝更夕改則施爲難竟甚則有竊人意指不難妄言以博名高者矣可任其翕訛成風而莫挽乎夫問耕于農問織于女若之何各有職掌不各求實效也局外者兩可局內者亦猶是兩可誰爲仔肩之人事外者推諉事中者亦猶是推諉孰爲結局之時且也苛責于人而寬貸于己則因循者多避罪于己而分担于人則核實者少甚則有不顧叫號之意遲緩以圖報復者矣可任其悠悠忽忽慢無責成乎東西南北總屬同儕而相猜相詆分域分担何無已時水火之形既成從旁之枝蔓愈熾玄黄之戰一起從中之釁漸開甚且孳誤

國家必不肯忘藏宿眞不得其解也則同心共濟所當與
廷臣約者也功罪勞逸若列眉而不相蔽弃長獲短人豈
甘心使嘔心瀝血者有不爲之賢勞仔肩力荷者有不明
之罪案甚且寧爲瞶昧必不肯爲虚公眞不得其解也則
伏公持平所當與廷臣約者也從來不畏獨知者尤畏清
議論笑罵由人而好官自我不亦辱
朝廷而羞當世乎至于明知其無可避而拚身撒潑任口
咆烋風斯下矣方今
聖明在御夔龍接武誠使振綱飭紀而禮義廉耻不至潰
患官常不肅哉從來抑競所以表恬倘奔競者得志

而株守者無聞人亦何樂于自好而不爲趨附耶至于以
咨訪公典而任意愛憎信口雌黃爲其言隲者豈亦難矣
方今行取已舉麟鳳雲集但能矢公矢慎而眞才眞品得
以見奇何慮
國家無英雄哉凡此皆內修之要圖外攘之至計職愚不
識忌諱敢效其芻蕘如此
周順昌轉文選主事
四川巡按薛敷政奏報藺賊攻犯成都該職與左布政暫
管軍務朱燮元悉心料理一將乏人不得已將指揮等官
冉世洪雷安世瞿英周邦泰張鐙前后領兵至于各堵截

指揮周邦泰戰敗降賊

險隘我兵五百同周邦泰先至資陽遇賊兵萬餘迎戰邦泰下馬投降兵半隨半散十六日冉世烘至九泉扎營賊兵已扎營山上彼據高臨下衆寡不敵我兵陷陣世烘雷安世瞿英死之張燈未及去而十八日賊兵數萬已至城下懸

冉世洪雷安世瞿英戰死

旌僭號四面夾攻放火砲燒寺觀廟宇及居民房屋威焰不可向邇城內僅有鎮遠營兵七百名調到松潘茂州龍安兵一千五百餘名分布防禦職思川省夷酋雜處力單財匱無兵征戰即守亦難言之俟與朱布政及右布政周著按察使林副使胡承詔戴燝僉刑劉可訓共議戰守機宜而適松潘參政帶管副總兵沈崇極至督撫將兵管事

蜀中情形一筆寫盡

陳繼先張承恩遊擊舒美中及陝西遊擊薛來胤原任遊擊范繼道緣事副總兵傾鳳翔各官兵奮勇衆薄城晝夜攻打不息我兵用矢石砲銃飛射奮及亦既不遺餘力乃賊鋒愈熾從來內應甚多變幻危疑事機莫測賊又旁掠鄉村擄殺男婦截奪蜀府庄田米穀若爲持久計者夫奢崇明奢寅父子何物土酋敢于乘援遼之役逞亂逆之謀殫積冠裳塗炭黔靡殘破數千里而自甘至斷人煙屠戮巨萬家黃昏俱是燐火妄窺神器顯冒天誅誠宇宙之窮奇古今之大惡也蜀中道府將官多缺寥寥臣等數員坐困圍城髮膚靡愛獨計都城不保縱九

死何贖情極呼天惟恃

聖明之拯救耳

命蜀中督撫按查勘科臣明時舉調荻起釁根因

禮部給事中惠世揚奏曰會試節年題准事例業詳哉其言之矣但法立而弊隨事久而變生臣今摘舉一一槩要所當申飭者陳之一正文體夫文有一定之體猶天之日月星辰地之山川草木雖極瀟至變而自然之妙脉脉可按也水得風而生波谷受響而爲應總之不離本體者近是是在衡之者虞爲羅而精爲辨使天下人心翕然一歸于正凡離經悖誌之言有類齊諧越絕者悉罷不錄要之

格不傷者同不襲務思極天地精華證合

聖賢妙道斯得之矣伏侯

聖裁一詳批閱士子運智于片時區心于寸管一家言不足當五色之迷也而主司冬烘苟且完事至于留連狎飲徹夜懽呼沉醉之際以魁元相許直至末場本色盡露而后易之鄉場嘖有煩言會場當以爲戒也

國家取士三年一舉選擇而使各宜盡心恩裁與分考皆以閱卷爲事細看細批即二三場亦皆批閱到底揭后查各房之卷有全無筆迹似未經目者黍不待言至塗抹數句若一不相于批語似看而實未看者亦必重加叅治庶

可服士心不負
朝廷任使之意也伏候
聖裁一禁攙越夫門生故友誰則無之但統以
君父則私情不敢狥也每見無行之士揣摩其官入簾須
拜門生討題目通關節多方營求期取大物而貪横考官
爲其所餌遂于場中託言搜卷巧取私人肆行凌逼淆亂
大典如庚戌之事至今爲世道之蠹今欲痛懲其非不許
隔房攙取摠裁慮及遺珠或可從公搜閱得一佳卷即付
本房參酌批詳以示無他而别房不與斯賄賂之風可清也
伏候

聖裁一重后場。夫后場之當重也言之屢矣而衡文者但
服成乎篇章不論通達時務甚之才情學識有不逮人止
以頭場取中遂用畧其所短而不知空疎無用如台臣余
合中所慮今天下非無事時也俊㦸戡亂斷非摘句尋章
者所可勝任是在各房考加意表章俟摠裁于每一房中
特拔數卷風勵廣示中當必有經文緯武之彥持先資而
奮勵者矣。伏侯
聖裁一信功令。查往科條陳謹門禁以防傳遞之弊勤搜
檢以防懷挾之弊慎彌縫以防鈒眼折角剜頭裁尾之弊
嚴謄錄對讀以防湊裘探花𢳳換搭配之弊功令至詳且

明而人乃故矯覩之，無懼乎鬼蜮之易行，而議論之滋起

也。今當責成外簾官務要任怨任勞，各盡職掌，以釐諸弊。

而于彌縫各役，厚其工資，繩之以重法，使之懍然樂爲，凜

然不敢犯。而謄錄對讀尤當申飭。何也？謄錄生于先后巧

拙間，用通神手段，不可不破其奸。對讀草草，往往僨事，故

在此時，當取附近州縣曾經考劣、年壯而目力精明者爲

之。果能用心對讀，無差落，且無弊端，事完之日，社青復附

增廩，免停降，否則同各官一例參罰，伏候

聖裁。一、遞題紙。近科第一場多至日出散題，二三場有遲

至辰后者，蓋緣詞語行長，鐫板爲難，而主司過于慎重，失

之大晚諸生銳氣全在于朝至辰后銳氣已消大半且吽
號搶攘群集至公堂上滿院如狂亦大非體合無內簾臨
場前晚戌刻即行鍥板黎明早散至其關防慎密毋致露
洩則在監臨及主考耳伏候
聖裁以上六款在職等循故事以請欲收真才為
皇上襄維新之治至力而行之在有事實與大典之同勠
公忠以光文化矣伏乞
聖明俯賜採覽
勅下禮部施行奉
聖旨這所奏科場事務切中時弊着嚴行申飭文體屢經

釐正竟不遵行今歲省考官每房各搜舉一卷離經悖註及文辭惟誕着于揭榜日送部奏請叅處如容隱不舉着部科查明叅奏該部知道

時臺臣李日宣請添房考科道一體入簾大約以十三道與六科體統相等科臣入內而獨遺臺臣于外非所以平科道之觀也且各部尚得同館科而入何獨于臺臣而遺之此亦二百年來未有之正論也

御史高推進無逆說精講學勤庶政戒逸豫詳召對親圖史看章奏杉悠咨明法度惜人才崇節儉而致君堯舜則其要尤在于宰相諫官加之意焉

京營戎政右僉都御史李宗延上言臣見遼東消耗聲息甚急隨于十四等日會集京營大小將官講求[illegible]防禦

良策。因思今日之最習逸最渙散者莫如京營之人心。今日之最頹弊最疲癃者亦莫如京營之士馬。臣際此時。安敢頃刻而忘惕勵之思。又安敢頃刻而忘整頓之舉哉。切照京營自昨歲以來。總督陳良弼。侯代半載。旋協理許弘綱告病。添宗濬頹身而漸推之。鐃甚靡。被人彈射。是一載無總督。二載無協理。刑部尚書黃克纘署。協半歲。卓有成功。但終以目覽萬姓之爰書。手裁四海之獄訟。而精神有餘。職掌少分矣。以京營之官言之。總兵楊愈茂。副將郭欽等。參將金汝佐等。遊擊殷繼信。左擊段應龍等。坐營張萬春。皆相繼升去。其餘號頭中軍千把總等官百方營幹謀

求外升，新升京營副將等官祈留外任不肯內轉夫京營之官陵替如此，尚得謂之有官乎，以京營之軍言之每軍月糧糙不堪食用一石仍加碳銀四分兼以　拙扛挪錢等費凡用一錢貧而預賣者，米貴得錢二百八十文米賤得錢二百二十文是一月辛苦止獲糧餉如此且掃雪扒沙以排門闔宿毫不敢緩，搬運朋秋軍器接送銀兩火藥時不敢停，此京營之軍苦累如此尚得謂之有軍乎嗟嗟此時何時與言及此未言先淚今除工部所進收入親盔甲器械係借過京營者職已具疏請選其中推山東河南春班京操路近二萬選推入都大加整練以備緩急

撥用其箭樓濩水雷石炸砲水斗等件俱前有成畫俟臨時査點料理無容再議外惟是城外舊有九營外以捍虜內以守城最爲緊要且最當預講職謹于九營之中復陳三事其一曰營車之當置也營車者即職之所謂金木水火土谷六府車也以車環以溝環車車中實上上列水桶中藏追風翼虎等砲毒箭弩弓等器大約五層可放十次車之內步卒六人馬兵十人車之外火輪炸砲潛埋皆發營有此而後可以無望塵奔潰之虞也此一事也其一曰營臺之當建也每營建臺一高三尺廣半之更鋪望樓連絡布置步卒火藥臺上射打馬兵利便臺下冲擊既可蔽

馬兵兼可獲步卒我俯制敵敵仰攻我營有此而后可以無隨風拔靡之患也此一事也其一曰營墻之當築也每營築墻墻濶六尺面廣四尺身高一丈上列子墻十步一堡百步一樓四門啓閉塞以戰車墻中藏軍附近民移入墻中旣可衛軍兼可衛民營有此而后可以無臨時瓦解之慮也此一事也至于每營京卿一員大將二員紀功御史一員司餉主事一員皆至期分守各有司存此九營三事之大槩也夫京營之官懦而兵弱天下所知本不能戰然至于封疆失弃而使京營之兵戰于城下則天下大事可知況戰之機鬼神莫測戰之情轉盼難定非河逆將領

陳故臣且未言戰而先言守并先言以九營守城以三事守九營之畧懇惟

皇上勅下該部及總協諸臣于前三事增用于外臺築于中塞以戰車實以軍馬講求妥確竭力盡心亟爲修整脚根既牢則勇氣自倍然后戰勝可期至于臣衰病之軀竊祿戎銜將一栽茫無寸監當此多事之際安用閒贅之人或放歸田里别簡賢能添設協理庶壁壘一新不至以兵爲試而以社稷爲戲也奉

聖旨京營重務屢旨整飭未見奉行這所奏三事及總督官等項着該部作速議覆李宗延還協同黃克纘用心料

理不必辭

遼東巡撫王化貞以奴衆臨河欲渡官軍據命相持錢糧匱乏饑凍可憐上疏請速發餉銀并補還用虜銀兩以保殘疆其言曰年前十二月二十六七等日偵者報海州用沙土墊街臣知奴有西犯之志已聯行部署戒嚴頃之報奴于二十九日大宴群賊發勿梯戰車赴海州初一日陸續俱集海州矣時撫兵劉渠駐西平飛書告急職于初二日盡發義勇五營及職標兵往一面請于經臣一面分布前茅后勁及左右翼役申以號令有退縮不前謙賊長驅者將士皆斬先是虜酋密請于職欲東援奴職以

廟堂多言虜不宜用而戰守又無定議不便令其獨進止之令奴報緊急不得不令之往除十二月十四日先到萬餘騎有鉄甲三千餘綿甲二千餘無甲者五千已經臣按臣差官查驗外其續到者或言二萬或萬餘并無定數因遣同知萬有孚親往犒之得以知其多寡强弱之數據報虜兵彌漫山谷爲數甚衆但近來無草馬瘦者多祗挑精騎七千劉世勛卒遼兵一千監之以東聀誡之曰遠偵緩行聞奴過河即急擊之又令副將鮑承先率軍于大黑山一帶夜多燃火以爲疑兵奴必畏懼不敢進惟柳河之兵尚覺單薄恐奴乘虛掠擾復移書鎮道將材學仲車營江

朝棟步營頭置河上大兵連絡其后驍騎伏其兩傍以周守靡羅萬言之哨卒過河誘之奴若隨來入吾算中可以大創奴若不來亦必與吾相持不敢輕渡柳河是謂以戰爲守之意各道以爲得固吾圉足矣而誘其來非計也遂止今奴騎數百至柳河有回鄉百餘人驅車牛以來將至遇奴騎縛之以去周應乾聞之卒兵追趕三十里人畜俱奪回斬三級生擒七人以來奴知我有備亦不敢犯柳河矣復遣人追諭虜兵及河而止勿深入恐我兵既不進不可使虜獨當之也職料奴左牽右顧必不敢入惟是我之防禦倍宜愼毖將士皆枕戈坐甲以待辛苦萬倍難料

幸足然荒涼無人之處鹽菜柴炭之數非買之鎮城不可得十二月糧銀尚多未給至食舊餉之軍八九月餉亦屬烏有恐凍餒饑嗷嗷哭訴不忍見關河上之軍。賴

皇上賜牛酒銀兩。按臣復于歲杪馳往慰勞酒半哭聲按臣猶以為聽之腸斷而本地之軍既無本色可食又折色夬乏之數月皆擁訴職門而泣職以書達之餉司郎中付國求其速發本官回稱庫門不封者已半月矣舊餉欠四十五萬部裁不發兩勢不能有生已熟計于自經仰藥兩者輕重之間矣又曰惟坐待脫巾以取信于敝部耳職不得已將兵部解到賞功銀十五萬兩借給餉司十三萬一散

而盡稍濟目前然所欠既多又值米珠薪桂之時枵腹索哺衆怨如沸餉司以此稱病不出惟俟急則就死亦可憐也在餉司一死足以塞責在職有封疆之計非一死所可了每有額請戶部多不之信或于人言謂新餉併以媚虜及侵盜者職以催册未報不敢一言自明全册俱催完業已咨送部科聽其查核中有冒濫批裁屬職掛號屬各道支放屬該廳各司其責無所逃罪若其非濫非冒也望戶部爲危邊之臣一注思也至舊餉屬河東者雖已損失河東之兵原少又食本色應支折色不過一十五萬有奇而兩次加添反比舊數增二十三萬有奇今以河東喪失之

故裁餉之半不發至欠四十餘萬河西之兵本以防虜今又以防奴勞苦過于新兵而使之數月無餉邊臣何詞以謝諸軍況於兵部之銀原發爲用虜之需今除招兵買馬外盡以給餉虜王且至賞犒之需俱應預備戶部應如數補還庶濟緩急且從古軍中之費不止一端今一庫如洗一切雜費難以爲繼即如近日小車擁至口袋立絕無銀可買鎮武等處收貯糧料須用二千領本處既不可得欲買之關內無銀可發事事妨悞事事艱難點金無術職安所取給伏乞

聖上勅下該部作速解發除新舊餉外仍將借用兵部銀

用意在懸前疑後力請光修光廟實錄使是非早定光爲卓識

補發前來以備緩急之需職無任激切懸望之至

禮科給事中惠世揚奏曰臣惟有一代之興必有一代之史有一代之人文乃有一代之著作史固生殺予奪之要領而人才則是非邪正之必不容假者也頃見

皇上允閣臣之請命纂修

兩朝實錄業已題官開館次第舉事料難草草臣禮臣也有慨于中久矣敢不避忌諱一罪其愚以相道明君道以

光宗之苦頌

神宗之美乞

皇上垂鑒焉

光宗

神宗之元子也。計即位冊封自

萬曆丙戌至庚申三十五年初壽四嗣徙位一月餘耳其

間事故人情反覆變態有筆不忍書者而其禍根則自進

封

鄭貴妃始夫

鄭貴妃之

先王恭妃而進封也。在

神宗不過一時寵愛之情即于

光宗、請冊立不報。請備講不報。亦不過再三慎重之意。而

諸臣爭之不得。若沈鯉王家屏姜應麟丁懋遜等相繼被
斥諸奸遂窺其微而思有以中之啓揭繳還冊立之
詔以爲意不必急者　也向非羅大紘險佞病臣依
回固寵之疏。則事不可知矣啓揭三王並封逢迎
貴妃意者王錫爵也。向非馮琦援
祖訓以折之鍾羽正等正論以悉之。則事又不可知矣借
國本攸關以害沈鯉郭正域因之搖動國本者沈一貫也
向非
宗社有靈。僞生光死不肯承認事又不可知矣
福王之國賴徐勿老臣苦心定策而言官劻孫愼行爲人

臣不敢居之功就中主張之者方從哲也自此而將乖之流岐黄之術屢試毒手從哲曲爲之庇今且夤緣起用乎愈不可知矣職痛

先帝四十餘年備嘗艱難險阻因思

皇祖之神謨大畧亦即于善處家人父子之間見其大端切意實錄之修在此時一則速完

光宗之錄一則徐完

神宗之錄何也

神宗享國長久事難卒攷

光宗極古今未有之變當三朝鼎革之間善政固多雄舉

未竟且大漸彌留之恨至今傷心既没紀元之稱從來僅
見而移宮一事曾經
皇上處分昭示中外不逾年而是非變亂朝端且然何論
天下日前且然何論後世
先帝始終苦情勢必參差舛漏而難爲
先帝之人如沈一貫等贈諡兼加恩廕濫及非所以別忠
邪而昭勸戒也去年廷臣公疏請修
光宗實錄一疏忠義勃發議甚偉之至欲倣效韓愈所作
順宗實錄於理于情尤爲允當此即宜即令公疏專主其
事又令孫承

宗互相商訂而林下之賢通達國體饒有才學如李邦燿
喬允升及時起用加卿寺職銜協佐其事庶幾計日成功
是非可以不謬也若稍有差謬職得據所見開明爲較正
豈但成一代之信史且以廣
皇上孝思早慰
先帝在天之靈覲之悠悠忽忽故意遲挨待故老凋謝而
思以稗說亂之者功相萬也惟
皇上俯從職請立命閣臣輯名臣奏議及海内遺書付史
館先修
光宗實錄既成而後併力于

賊情民情了于指掌救益欲諭恍于聚米至于先告戒速征進可謂仁義之師矣

神宗實錄用以懲前毖後寒奸雄之胆銷肘腋之憂關係非淺鮮也

南御史趙世斯奏言臣見邸報累累蜀之東南及西皆殘破僭没所存者僅川之北竊料酋之兵馬能有幾何逍敢馳于東犄於西入於南分投別遣披猖至此此皆各州縣不逞惡少無賴窮民展轉爲祟當賊未至已流言恐人至其逃竄而窺殷實之藏及賊一至遂倚草附木隨入行伍而劫兇殘之熖是民變爲大耳此時計蜀中之大小諸臣

炳堂之長慮却顧與新督臣到彼一着適乞察耳速則大

兵一至依附之民必自逃遁亂民散而亂兵之勢益孤終歸於散而已不然久入其黨者處騎虎之勢旣尾大而莫掉卽未入其黨者受流離之苦亦饑寒而思動禍可勝言哉且最可慟者蜀之民無他生計惟耕田耳　今轉盼春深矣人皆流徙他鄉潛藏林箐不得安入家之井行播穀之事一春不晰終歲何望恆産自亡何地不可憂何人不可憂也且數月伏匿于山澤之間求餓于霜露之下望

大兵之來何啻雲霓延則謂

朝廷弃我矣毋論空城之民不得寧家卽充城之民亦難久持而生疑畏故曰速之便顧解成都之圍與重慶其道

二成都賊在城外城中有備且無患也儘力殺之有功無損重慶賊在城內吾民如偕虎狼而處負荊棘而眠縛之急則各戮不可勝矣故拙于解成都當巧于復重慶也然其法亦只有一賊住重慶又掠成都中間榮永隆瀘則脈絡也屯大兵於資簡之間賊不斷而爲二乎賊面西吾由資簡以攻其背勢必轉戰何我成都之兵躡其後此一鼓而盡殄其醜類者也由永川以壓賊之肩賊不爲死守計則有涉江遁耳忠涪之兵挫其鋒而絕其歸路賊寧有幸哉故曰巧于復重慶不忍吾民肝胸塗地也雖然賊何足道即食其肉而寢其皮有餘辜者獨無如愚民或爲賊誘

邦止之生

或迫於挾從使之駢首就戮自新無門不忍也故兵刃既接不免玉石難分不若告戒先施使之悔悟及早或令其投戈而歸農或令其殺賊以贖罪或令其內應而陷陣斬其一而令得自新約爲三章示之禍福既不樂殺以傷天地之和或可使過而得一脅之用民散而首解有期矣然此時廟算其容定已如斯而遊寬小醜頭顱僅寄項上原無足慮惟是蜀爲天下險國此處一失其變不小其土地人民五越月在刀鋸中不知如何過日早收伏一日民受一日之福脫一日之難故惟以速之一着上請伏願即限督臣刻日就道以靖大亂至相機制伏輕重布之俱屆不

備當將是
行師首務

可遲度臣亦不敢瀆
天聽矣
南臺御史歐陽調律奏舉將才疏曰督臣文武壯猷沉雄備畧運籌決勝恢恢乎有餘而摧鋒陷陣整師𢷬旅將爲政即昔年播酋初甚猖狂一聞劉綎而賊胆遂寒惟其威名素重耳然猶有大將陳麻諸人而參遊偏俾不可勝紀今推轂專閫者楊愈懋一人也仍宜再簡宿將以先聲奪彼之氣則李懷信素稱忠勇海內知名雖託遺矢實堪攄鞍且自秦入蜀道里最便惟
陛下嚴檄責成彼分何所逊者至于誠意伯劉藎臣素饒

議將

謀畧大有肝胆、已經監臣戴君恩保舉、合無令其提兵楚蜀之間、控扼要會、得此二將、一從雲棧走劍閣、直薄成都、所謂建瓴之勢、一乘長風破萬里浪、居然虎豹當關、謂賊不望風而奔竄者、臣不信也。將誠重已、乃我既無兵可恃而專倚土司、在我則有很虎之虞、在彼亦有狐兎之忌、非勝算也。今討徵回援兵萬餘、陸續來徹、招兵數千、臣鄉太常倪斯蕙亦云倡鼓義兵萬人、劉贊臣又素知忠勇之士、不難立致萬衆、更得督臣原募兵萬人携行、合之可數萬、儘

議兵

足制酋死命、但懇

議餉

皇上憫念西蜀公私、如洗、慨然再發帑數十萬、星夜馳解。

奴過河

克餉以保無竭澤井免脫巾耳兵食誠足撻伐無難然待其備而後圖之已無及矣

二十日奴酋過河御史馬鳴起因神京疏曰惟逆奴犯順五年于茲矣而時東不守共慮一旦長驅得稍緩旦夕可以經營料理及奴酋得勝戀巢此正投我以日時也令任事之臣勿虛驕勿恃氣收集殘卒召募近畿不後口三四十萬以騷擾天下縱逆奴未即撲滅決不至復開西蜀之叛逆矣又令同事之臣勿輕信勿躁功練兵選將固守以需庶幾有備無患亦不至互川鈎繫而鬭戰守不和之內變矣又令撫按東柜有遂見有備畧雖寬天下之奇俊而

授任之卽不然採葑菲精擇人言而急施之覘爲當有次
第不至以人國而僥倖矣奈何世無可與之人事無眞切
之謀日復一日悠悠泛泛延至於今而無兵無將猶故也
朽甲鈍戈猶故也信地空虛猶故也向謂河冰將泮虜必
渡河今冰凍未解傾巢而至摠兵劉渠落馬大營遂潰岌
乎殆矣不可支矣萬一虜寧動搖則山海前後風聲鶴淚
皆爲無人之境
皇上試召舉朝臣工賜以明問萬一蹂躙深入何策以待
之乎今兩日俱無塘報聲息似乎斷絕河西存亡已在呼
吸令右屯重兵互相策應想彼中勝敗已分不能及矣惟

督臣王象乾提重兵而鎮山海未見發程封疆何事存亡何時可濡滯觀望至此耶宜嚴爲申諭責令移鎮以兵備張朴爲監軍此萬萬不容緩者也總督旣鎮山海則薊鎮密雲前時爲虜寇進入之地者豈可緩防須用謀畧大臣知兵黄克纘王在晋選擇一人行邊出鎮以爲山海後援至一片石古北口等處各屯重兵以備不虞如南兵部主事何棟如原有請纓之志今正見奇之秋職同官鄒復宣所募浙兵原爲東敵之謀其所召集盡到通州而棟如見抵京師似當專勑兼統前進屯于薊密爲山海後勁此萬萬不宜緩者也至京城捍蔽亟宜分地設防各札營數處

毎營川兵數千互相犄角擇勲臣大將統之而以李宗延爲提督蓋京營素爲訓練士卒相習允爲可用此斷斷不宜緩者也至城中奸細不可方物間有神棍十百爲群禦人通衢憨不畏死安知非劉保之輩閃爍變幻而不可問者乎宜勅五城嚴加訪緝庶人心安而根本固耳夫弭禍者貽譏于處堂之燕臣謂此不足以喻之也處堂之燕火焚棟焚鼓翅奮飛便可全軀遠害今四海奸徒蠢蠢思亂大似釜中之魚火未及燃忘爲江湖不知禍至之無日已臣職小臣也徒懷赤心制禦無權惟以鄙衷上瀆乞勅大小臣工救焚拯溺被髮纓冠勿再委頓則宗社幸

聖諭賞格

甚、臣民幸甚、

兵部接出

聖諭朕覽屢次奏報奴酋渡河迫近廣寧深軫朕念中外
一切防禦事務爾部即便條奏施行仍懸示賞格但有智
謀勇畧建立有功擒獲奴酋者封公酋子者封侯俱子世
襲如擒獲各頭目及叛逆渠魁亦准封伯賞賚有差其賊
中有能用計效順獻出酋首併各賊一體封賞決不吝惜
故諭

御史林一桂奏請

大為瀝膽勞軍欲以破積玩而肅軍容勵人心而寒賊胆

也

兵部接出

聖諭朕覽章奏逆奴狂逞山海薊昌等處已嚴行防禦其

京畿官民人等恐有惶惑動搖該部便移文五城廠衛督捕各衙門多方布置旗尉番快人等晝夜巡緝密行體訪緝獲奸細仍出示曉諭各宜安靜都重二城居住人民不許擅自放火炮致生事端如有不遵的拿獲究治仍令正陽等九門併永定等七門守門員役啟閉照常差官將各門直日官軍查點不許顧覓頂替搪塞如違從實參處盤詰搜簡務要加嚴如有異言異服面生可疑之人即時擒

安輯人心

拏具奏其灰石砲銃等物多行預備所有外來及在京商
賈開設舖面照舊貿易不得關閉恐歸以致遠近驚疑嚴
飭城捕仍嚴行禁諭各官有搬送家眷的參來重處會試
舉人私歸着禮部查奏除名逆酋罪貫盈神人共憤朕仰
承天眷憑藉祖宗威靈期與臣民力行殄滅一切爵賞朕
俱不吝爾臣民宜體朕意故諭
兵部尚書張鶴鳴以河西瀕危自請視師奉
聖旨覽卿奏具見為國忠心朕甚嘉悅加太子太保賜蟒
衣玉帶還與尚方劍行事王國樑升總兵何棟如升大僕
少卿賚帑金准發三十萬兩速解至山海關應用諸戰

守事務、卿與總督王象乾悉心計議便宜行事、即仍上緊
星夜前去、餘俱依擬　題差中書沈自省等五員解帑
協理京營戎政兵部尚書黃克纘條上京營急務、、、、
一議備官、照得三大營每一營各有付將一員共六員
今見在止有三員、此官乃各營領袖、如五軍一營則五
軍之二三四五營屬其統率、六營亦然、此豈可久曠之
官、合于五軍一營添設總練火器付將一員以備官者
營之用、俟建夷平定方復其舊、又各營參遊佐坐王三
分之一、已升補而未至者甚多、往時則一官可攝二三
營、今非其時矣、列營城外、及領軍登陴、俱昔之人當聽
臣等咨部于號頭中軍緩要者推用、庶營軍有人管領
緩急不至誤事矣、一議增城守軍、查得三大營選有警
振則列營城外、舊存營盤幾處、每處用兵七千人、除照
舊外、其城守每垛只派軍二名、今宜徧班軍至、每垛編
一名、仍行五城御史查住京有身家者、每垛增編民夫
二名、庶有急可分班輪守矣、一議築堡、昔近議協理僉都
李宗延疏請營盤各築土墻甚當、但築之若太長廣則

難辛就合議定毎所四面各以百二三十丈為率長短
贖後通融折算不得過五百丈築土牆高不過丈即于
牆外開濬濶一丈二三尺深一丈其土即用以築牆其
工費似當責之二都毎小堡不過費三百餘金若營中
有操賞餘銀則令營將量造土室二三百間以為各軍
容身之地乎若無事毎夜各撥軍二十名看守有事則
令營伍札其中庶不至暴露無栖一議浚濠查得京師
城濠近經二部開濬視舊時挑濬盡為用心然終屬欠
深可乘春雨未降于濠心再開一深溝濶五尺深三尺
若有水賊則人難窺淺深其土須挑入短牆內庶兩至
不復壞濠一議軍器照得營中軍器如前所造呂宋大
砲守城鉄斧及南京紅柄刀大佛郎機與貫到稍木棍
凡此數者已被遼東取去三分之一而紙甲之料亦為
工部借解未還各州縣朝覲官帶有器軍器械合容臣
差官赴工部揀其可用者盡數取發各營以為城守之
用一議教習火器查得營中須火操演器只較弓箭行
賞罰而試火器者十無一二今既添一副將專管銃砲
毎操日隨協理入教場盡將是日應操火器手調至官
聽前令付將較之盡一日之長毎中一彈賞銀五分其
稍變料選鋒及石半壯丁時毎五名編砲手一名箭手

一名鎗刀手二名皆以精熟多中爲主使人樂于習技
非總協會同面試不許徑補蓋弓矢奴賊最精而我以
其所短禦其所長決不能勝惟多練火器守城則列于
城下扎營則列于軍前庶幾可以勝之一議給硝黄查
得工部新造火藥軍士若不堪用臣在營乃另造有二
十三萬斤收貯庫中僅可備守城之用至于常操則不
能給也今議會工部官用心督造必要堪用每春秋操
照原數給藥一半其餘一半給與硝黄聽總協委官領
來另造夜防不至虛費錢糧一議防奸細照得建賊
日逼恐有奸宄潛伏城中當令五城兵馬挨戶編立十
家甲册將男子十歲以上姓名俱列其中富家貴室不
得遺漏而寺觀僧道庵亦令住持各照房號編定無得
遺漏如有不事生理蹤跡可疑者令保甲赴城簡衆王
于巡捕營官督止巡從朴道衆數而總協則否今應並
聽總協舉動庶可督責監結不至有意外之變一議取
還車馬照得營車工部發而不造久矣兩年間又一被取
去赴遼三百餘輛近聞工部造完在演象所有二百輛
可即抵還又于承恩寺造而未完者有數百輛可催令
星夜造完發營至于營馬去秋被經略熊廷弼取與軍
騎六千匹即留在遼今宜令太僕寺速補還京營庶

軍士戰守有資以上數款乃今時守京急務其餘稱足軍額及千把等官臣等總協科道勤于操練皆可以徑行者不敢盡瀆也伏候

聖裁

薊遼總督王象乾馳報遼變

其疏曰臣聞遼左之變急行各撫鎮臣征調兵馬收拾器具以備戰守又聞東來避人傳說奴酋攻西平堡未下劉總兵與劉參將殺賊數千賊離廣寧三百里外未敢西犯及御史方入城下道劉渠列戰殺賊甚多與臣所聞相同臣隨出大牌三面俱自山海一傳至德州一傳至大名一傳至宣府曉諭居民使知奴兵已退毋使驚惶潰兵商民之至關外者彌望遍野臣出大牌幾面傳諭分列各鎮兵馬營人各另屯劄靜聽於人毋驚毋擾二十五日據臣差出旗牌官黃進忠等口稟前往遼東行至中途被遼民假扮西虜沿途搶掠將進忠等臨帶夷漢丁允獨亦等俱打傷本月二十六日午時又據王臣差官口稟潰兵滿路填塞前途幾爲所殺今月死前來投取及臣開閱經臣手書大約稱今奔逃兵與前番不同持刀騎馬劫掠殺人須放入關以免激變王才

西歸者應盡數放人、彌罪過已極若保得十餘萬生靈入關亦足消獲況係朝廷二百六十餘年愛養赤子生靈叩關而返仍爲犬羊比

仲聖仁慈所不忍聞也等因到本日申時經臣進蕃羅城臣與部道諸臣語大約稱逆軍赶潰得兵官劉渠陣亡廣寧城內人民荒亂不順虜者奪門而逃順虜者封府庫封火藥庫生員百姓俱已剃頭設龍亭欲綁撫臣王化貞迎賊有西將江朝棟闖之急入化貞臥內化貞方檢書見之大怒呵責之朝棟急拉化貞日事急矣快走快走化貞趨出所蓄馬匹皆爲叛兵盜去有名將送化貞七匹家人半多徒走化貞令行李四箱以兩騎馱馱之行至城門爲叛民所阻日你去不得奪去一馱化貞曰此皆往來書札無他物群賊攻開果無所有叛賊照化貞打來將隨行親戚一人頭面打破化貞幸未之傷有將官江朝棟等數十人驅至持刀亂砍賊散化貞得免其不從賊者又與亂民廝殺從化貞至閭陽驛與經臣商議務保此數十萬生靈入關不忍以祖宗撫養赤子淪于左衽異日化爲夷虜且以益奴之强而樹我之敵也沿途逃人數千假扮西虜沮截劫掠

于前池岸前等處逃難遂民不得前進職領兵殺散擄
下被虜婦女財物給與各主及收拾沿途潰兵所棄甲
仗與逃民去棄幼小子女不計其數標臣恐軍民內藏
有奸徒判關倡亂身率親丁馳至關外彈壓收其兵仗
以次放入撫臣恐人心驚擾與寧前道付使張應擢特
發後等語又傳說廣寧寧前各部道將領諸臣俱陸續
到關容易查明再報謹將情形先具疏飛馳以聞
吏部舉卓異諸臣布政洪翼聖俞自強洪世俊按察使
陸完學程啓南王孫立郭尚友張鶴基參政吳爾達李
成名劉洪謨沈自彰瞿溥王化行謝俊盧英田徐如珂
真憲時參議宋槃知府沈莘翟孫昌裔徐從治王域方
應明黃元會
上命部院堂上官吏科都給事中掌河南道御史引奏
面加獎賞吏部紀錄即與不次擢用。

禮科惠世揚摘參場弊。

辛酉秋闈大可議者南京則有高如麟已經彼中當事
郎時糾發矣順天則有二十九名張惟勤文亦粗通情
難控摘獨其家傳不善便于作奸且發覺郎勤之親背
謀係勤之友有指表中切惟上為關節者又有菅主考

之添改批語似有別說者已經法司提問不知得情與否又順天府中式第一百二名查廷樞首場七義聊可支吾但磨勘及其七華大抵皆順手直書每一草塗抹數言共改註于旁仍于所塗抹者一字不異長安嘖嘖多口謂樞囊有贏金胸無片玉場中文字的係買人代筆揭曉後爲積棍蹤跡得此遂覓夜至樞所嚇騙其一百八十金以去樞以此深憂鬱破很很南奔試卷明有幾關人言伏爾嚮切宜懸咨提問以信三尺浙江第四十三名錢千秋三場清爽似不難徑擬高科磨勘其首場七義錄一作煞尾一字牽強支離又合七作七字順序談云却是一朝平步上青天一語執爲關節似亦無辭

兩朝從信錄卷之十二 終